



生正逢时

屠岸自述

屠岸 口述

何启治 李晋西 编撰



生正逢时

屠岸自述

屠岸 口述

何启治 李晋西 编撰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K825.6
78.3

Copyright © 2010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正逢时：屠岸自述/屠岸口述；何启治，李晋西编
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4

ISBN 978-7-108-03315-4

I.生… II.①屠…②何…③李… III.屠岸—回忆录
IV.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71272号

责任编辑 王振峰

封扉设计 蔡立国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年4月北京第1版

2010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635毫米×965毫米1/16 印张24.75

字 数 329千字

印 数 0,001—8,000册

定 价 34.80元



2004年9月，肖锐摄

莎士比亞十四行詩第十八首

我能否把你比作夏季的一天？
你可是更加可愛，更加溫婉；
狂風會吹落五月的嬌花嫩瓣，
夏季出租的日期又未免太短：
有時候蒼天的巨眼照得太灼熱，
他金光閃耀的聖顏也會被遮暗；
每一樣美呀，總會失去美而凋落，
被時機或者自然的代謝所摧殘；
但是你永久的夏天決不會凋枯，
你永遠不會喪失你美的形象；
死神誇不看你在他影子裏蹣跚，
你將在不朽的詩中與時間同長。
只要人類在呼吸，眼睛看得見，
我這詩就活著，使你的生命綿延。

屠岸譯

譯於1948年春天

屠岸譯于1948年春天

濟慈墓畔的沉思

屠岸

你的名字是用水寫成，還是
寫在水上？哦，逝者如斯夫，
屬於你的、所有的速朽之物
埋葬在這裡，遠離喧囂的塵世。

你所鑄造的、所有的不朽詩章
存留在“真”的心扉，“美”的靈府，
使人間有一座聖壇，一片淨土，
夜鶯的鳴轉在這裡永不消逝。

我在你墓前排徊，撿一片綠葉——
你的詩句的家徽，緊貼在胸前，
感受流水哺養的永恒的自然。

我在你墓畔冥想，沉入夢幻：
見海神馭八駿凌駕波濤的偉業，
你是浪尖上一滴晶瑩的淚液。

二〇〇一年八月三十日，於羅馬

2001年8月30日，于罗马



1943年1月，嘉定，屠岸画

在这个荒凉的小城里，永远地

埋葬着两个人的足迹

然而此刻呵，看！

风暴来了

——《亡友的故里》

目 录

第一章 童年（1923 年 11 月——1930 年 8 月）	1
童年在我记忆里一直是很美好的	1
祖父、祖母及姑母	3
心血写成《蒙兀儿史记》的大舅公屠寄和外祖父一家	5
主张科技救国的父亲	7
我母亲是个了不起的女子	10
第二章 小学、初中、高中（1930 年 9 月——1942 年 8 月）	16
余宗英老师——不可替代的人生领航人	16
十三岁演《雷雨》中的周冲	20
逃难：火车离开常州时，我心里很难受，觉得要与故乡永别了	22
继续在上海中学上课	28
高中：作文比赛得第二	29
喜欢话剧、电影	32
爱上写日记	33
我虽然不再唱歌，却变为音乐的迷恋者	36
绘画，成了我一辈子的爱好和习惯	38

第三章 大学（1942 年 9 月——1946 年 5 月） 42

考入上海交通大学 42

野火诗歌会及《野火》 43

我给唐庆诒老师伴读，他教我古诗文 47

麦杆：宣称“画有价，情无价”的画家 51

董申生：刻骨铭心的初恋 54

第四章 青年党员（1945 年 8 月——1949 年 5 月） 60

地下党外围组织活动 60

解放区之行后入党 63

第五章 译笔初试 69

背英诗，“淘”原版英语书 69

最早翻译的诗是斯蒂文森的《安魂诗》 70

唐弢：鼓励后进不遗余力的文学编辑家 75

第六章 与戏剧结缘（1949 年 5 月——1972 年 12 月） 80

后来我慢慢体会到，黄源是为了保护冯雪峰 80

总理的话极大地鼓舞了我们 82

创办《戏剧报》 84

我的党小组长职务被免了 85

反右，我觉得是田汉和伊兵保护我过了关 86

下放劳动和焦虑症 88

从《戏剧报》到戏剧研究室 91

第七章 难以忘怀的同事 95

张颖：“文革”时和我同蹲一个牛棚 95

伊兵：在迫害中活活憋死 97

葛一虹：历次政治运动中没有给别人贴过一张大字报	100
唐湜：“廿载沉冤唯一笑，平生豪富是诗才”	103
张真：“毫锋横扫长安雾，彩笔敢为天下先”	106
 第八章 荒唐岁月	 109
死亡对于我来说，是亲切的，甜蜜的	109
干校点滴	114
张志新式的女英雄马正秀	118
 第九章 几位领军文艺家	 122
田汉——“壮绝神州戏剧兵”	122
张光年调我到剧协，考验我的能力	129
“腾空的天马”吴晓邦和他的爱妻盛婕	131
黄源：对我和妙英关怀备至	134
曹禺：慨叹写戏难的大戏剧家	140
 第十章 初到人文社（1973年1月——1979年12月）	 143
有人说，屠岸放爆了一颗炸弹	143
打倒“四人帮”后中国文联和作协的两个会	146
 第十一章 第四次文代会	 149
周扬：我这个人，做文艺工作时间长，欠的债也多	149
“写作品比较麻烦，打棍子比较容易上去”	150
丁玲：“给我们稍微地，留一条路”	154
酝酿选举作协的理事	161
周扬：“四人帮”把我们的队伍打烂了，许多人死了，我们 必须团结	163
“我们都是幸存者，能活下来见到面就是幸福”	168

第十二章 受命挑重担（1980年1月——1987年11月） 171

我可以跳单人舞，但如果是满台灯光，我就晕了 171

我的焦虑症及自我疗救的方法 172

第十三章 文坛的前辈和朋友 175

夏衍到晚年记忆力始终没有衰退 175

晚年的周扬爱流泪 176

阳翰笙很和蔼，能体贴人 178

胡风：“披荆斩棘寻芳草，沥血呕心铸恨诗” 179

巴金思想的精髓：“讲真话”，“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 180

楚图南和我关于介绍惠特曼的一次论战 183

我称冰心“同志”时，她没有吃惊，虽然那时都是“黑帮” 184

丁玲：“两部作品没有写成，我就是欠了债” 186

李季私下对我说，“三结合”是昙花一现的东西，不会有

生命力 187

冯牧谈“文革”和清查“三种人” 188

彭柏山：坚持真理，昂首不屈 188

王元化：“谁的命也不要遵，要独立思考” 194

孙家琇：命运跟她开了一个悲惨的玩笑 200

第十四章 人文社谈笑有鸿儒 202

严文井：参透宇宙人生的大悟者 202

聂绀弩：“炼狱天堂唯一笑，人间不觉泪痕多” 214

楼适夷：“生无所息，老有可为” 218

萧乾、文洁若与我：大城市两端的一线联系 220

绿原：诗人和翻译家，苦难和成就都远超过我 224

韦君宜半身不遂写出传世之作，成为大勇者 228

牛汉：不屈的脊梁，质朴的诗风 232

第十五章 结缘莎翁和济慈	238
我译诗，最初由于爱好，后来带有使命感	238
创作凭灵感，译诗凭悟性	241
翻译不是“订婚”，鲁迅说“非有复译不可”	244
第十六章 翻译界往来无白丁	246
卞之琳：不愧为中国大诗人和翻译家	246
杨德豫：在现当代英诗汉译的翻译家中，他首屈一指	254
方平和我：不打不成交的两条“好汉”	257
黄杲炘：眼睛有视力障碍，但翻译工作没有停止	260
吴钧陶：在苦难中熬过来的诗人兼翻译家	261
王佐良：英国诗歌研究家、翻译家	262
袁可嘉：现代主义诗歌理论家和翻译家	263
穆旦：感叹诗很难写的诗人、翻译家	263
第十七章 我的家庭及亲友	266
我和妙英：春蚕到死丝难尽，蜡炬成灰泪不干	266
心智有千万只眼睛，心灵只有一只	275
愿你是个新生的婴儿	279
睿是聪明，绚是美丽	281
“晨笛”家庭诗会及常州吟诵	283
手足情深：“永忆当年昆季好，芝兰玉树满芳庭”	287
想起妹妹，我就忍不住流泪	289
学富五车的百岁老人周有光和他的夫人张允和	292
陈占祥：“梁陈方案垂千古，娘舅片言抵万金”	296
第十八章 我的诗歌创作	298
“诗呆子”的痴迷状态	298

第二个创作高潮 303

第十九章 诗界师友 309

冯至：被鲁迅誉为中国最优秀的抒情诗人 309

艾青：“我的信念，像光一样坚强” 312

臧克家：“一团火，灼人，也将自焚” 318

邵燕祥：时代的良心、正直知识分子的代表、思想者 326

吴越：革命者·囚徒·诗人 330

灰娃与张仃：“少陵笔墨无形画，韩干丹青不语诗” 331

郑敏：从她的诗中读到格律，从她的格律中读到自由 334

尾声 继续向前，绝不回头，绝不气馁 338

后记（一） 屠岸为什么是“独一无二”的？ 何启治 345

后记（二） 温暖之旅 李晋西 349

附录一 352

我的父亲 章建 352

父亲——一个内心丰富的人 蒋宇平 360

爸爸的爱与诗 章燕 369

附录二 375

年谱 章燕整理 375

童年在我记忆里一直是很美好的

1923 年阴历的十月十五，阳历的 11 月 22 日，我出生在江苏常州官保巷外公家。后来回到父亲家，常州庙西巷三十六号。我的大名被定为“蒋鏊”。这个“鏊”字，胡盲切，音横，意思是钟声，只有《康熙字典》上有这个字。我的小名叫“阿钟”。这个“鏊”字既代表钟声，我本该喜欢。但上小学后知道上海青红帮流氓头子名叫黄金荣，而“鏊”正是“金”和“荣”二字合成的，所以非常讨厌它，根本不用它。“璧厚”是我的字，后来就用作我的学名。这个“璧”是蔺相如“完璧归赵”的“璧”，父亲为我起这个名，是希望我成为一块美玉。这个字后来常常被人错写或错印成“壁”，至今我也不去改正，做一面厚重坚固的墙，保家卫国，也不错。“屠岸”是 1946 年我发表作品时用的笔名，结果成为伴随我大半辈子的正式名字。

出生后，我一直在常州生活。我三岁时姑母老说我像洋娃娃。1928 年父亲从吉林四平回到常州，准备接母亲和我或哥哥去四平，最后宣布带我去，我很高兴。我父亲当时在东北四洮铁路上工作。为

什么母亲要去四平呢，因为母亲被一个亲戚怀疑窝藏共产党。

我们先坐火车到上海。去上海时，第一次听到火车的鸣笛，那尖声给幼小的我留下极深的记忆。从上海坐轮船到青岛，从青岛乘轮船到大连，又坐火车到四平。那时我大概是六岁，已经有一些记忆。在四平，我人还小，够不着书桌，父亲专门请木匠给我做了一张高凳子，让我坐在上面伏案练毛笔字。我开始是描红，再练颜字体。

我父亲给我买过一种能鸣叫的虫，两只虫都是青色的。大概是蝈蝈儿。有一天，我发现一只趴在另一只身上，上面那只把下面那只吃了一半，我很害怕。我父亲说这是自然界现象。我说扔掉，扔掉，我对残酷的东西从小不接受。

我父亲的同事抽烟，我父亲有时带回来一些洋片给我收集。洋片就是香烟盒子里的画片。画片里有“三国”人物，“水浒”人物。我想收齐，但家里没有人抽烟，我始终没有收齐。其实香烟公司就没有印齐过，是为了要你去买，当然不可能让人收齐。有一张画片是画古代妃子被残酷地挖去眼睛的，还在滴血。我说不要！不要！我父亲说，好，把它撕掉。

我和母亲到四平住了不到一年。早春去，冬天回来。回来后在上海待了一年。这年我七岁。那时姨父是上海航政局局长，有公用的小汽车。我很喜欢小汽车，觉得汽油好闻。我还跟姨妈到共舞台看京戏，连台本戏连日接演的整本大戏。我们在前几排，一边看戏，一边看到热毛巾在头上扔来扔去。那时看戏，茶房把热水里绞出来的毛巾扔给远处的另外一个茶房，那个茶房就递给需要的看客，用来擦脸擦手。我拿到的毛巾很热，发烫，印象很深。戏台上有布景，演《西游记》之类，还会换布景，有水、波浪、山峦出现。

我住在上海有点水土不服，腿上长了水泡。母亲听说爱多亚路上有外科，医生汪葆珍是良医，带着我去找，找来找去找不到。母亲说再找找，最后我看到了“汪葆珍大医师诊所”那几个字，我居然认识。妈妈说，阿钟你的眼睛真尖。医生给我外用药，没几天就好了。

马路上的汽车很多，母亲说马路如虎口，让我两边看，等到车少的时候穿过马路。我感觉到上海跟常州不一样，常州很安静。

童年在我记忆里一直是很美好的。回常州后，我开始上学。除了父母的爱，在学校里也受到重视，我活得很自在。我在公园里逗鹦鹉，到太平寺攀登七层高的文笔塔，进天宁寺大雄宝殿去看如来佛像，还去城郊远足，访问苏东坡的洗砚池……无忧无虑。

祖父、祖母及姑母

祖父、祖母

我祖父蒋德鹏是常州南郊农村杂货铺的售货员，当时叫“朝奉”，社会地位很低，没有田地，但他是一个艺术爱好者，会弹奏许多乐器，结交了许多文人。他二十六岁病逝，留下一笔“财富”。装“财富”的长箱子我见过，有两米来长一米宽，里边装有绘画，有从日本运过来的，还有裱好的字画。祖父留下的这些东西，抗战时被日寇烧光了。祖父去世前，我祖母请了野郎中。当时有诊所的医生叫郎中，没有诊所的医生叫野郎中。这位野郎中开了一服药，有一味药是重石膏，祖父吃下去后就一命呜呼了。祖父留给我祖母的，一个儿子，即我的父亲，一个女儿，即我的姑母。

我祖母年轻时很苦，替别人洗衣服，做针线活，供父亲上学。为了省灯油，做针线时只用一根灯芯，视力渐渐不行了。我的父亲曾带她到上海看眼病，医生说已经没有用了。我上初中时，祖母基本上双目失明。每次我从上海回家，她都要把我拉得很近来端详我。她1948年去世。

我祖母喜欢听我讲外边的事。我们跟她说学校的事，她听；我们看电影，她也要听我们讲电影故事。有个电影叫《桃源艳迹》，是写虚构的香格里拉的事。祖母拉着我让我讲里边的恋爱故事。电影里有这样一个情节：有个女孩子很漂亮，但她一离开香格里拉，脸部就变

成老太婆了，说明香格里拉几乎是仙境。这也是电影的一种手法，当时觉得很新奇。像这样一些情节讲给我祖母听，她也感兴趣。她说，有这个地方我们去好不好？

我祖父的三弟蒋德元有一次打抱不平，被人打死，死时才十九岁。我是抵嗣给三爷爷德元的。

姑母

我姑母叫蒋范，字云娥。我和哥哥、妹妹称姑母为“叔叔”，我们家用男性称呼。

姑母一辈子未嫁。她高不成，低不就，最后一辈子跟着我父亲，成为我们家庭中亲密的一员。我家七口人：祖母、爸爸、妈妈、姑母、哥哥、我、妹妹。

姑母对我非常好。我小时候，有一段时间，父母都在上海，我跟姑母睡一张床。我最喜欢吃她为我做的青菜炒肉丁。

有一次我偷吃家里的饼干，饼干是可以吃的，但吃多了，不好好吃饭。为了我好，姑母把饼干藏起来了。她说你吃太多了，不行。我拿了一把有长杆的大扫把要去打她，她一把抢过去，说，你造反啦！我说，我要饼干，我要饼干！她只好又让我吃了两块。

有一次我玩刀片，她说很锋利，不让我玩。我趁她不在的时候，在桌上的纸上划，一划，纸分开了。我想，纸能分开，那布怎么样？我拿到床上，划枕巾，结果枕巾也分成了两半。后来我姑母发现，问我知不知道是谁干的，我说不知道。她说她知道，是鬼。她说是鬼半夜拿个刀来划成两半的。我只是笑。

小时候，我吃饭常做鬼脸，但在学校里还是好学生。在家里无法无天的，造反。在学校就听话，环境不一样，表现不一样。我小学快毕业时生了病，腹痛，姑母照顾我，用鸡蛋清和面糊在肚子上治好了，这个记忆很深。

姑母性格有点怪，看男子女孩子在一起就不喜欢，女孩子的